

六合蟠龍劍



此書請在下列時間內歸還



上册目录

第一章	净室遗香.....	1
第二章	祸从天降.....	19
第三章	百花蜂蛰.....	35
第四章	霹雳夫人.....	54
第五章	是耶非耶.....	73
第六章	釜底抽薪.....	91
第七章	一举成名.....	110
第八章	揭竿护义.....	127
第九章	水到渠成.....	144
第十章	调虎离山.....	163
第十一章	逐臭苍蝇.....	180
第十二章	力挫环毒.....	198
第十三章	乘兴而来.....	214

中 册 目 录

第十四章	饵以仁义·····	238
第十五章	如影随形·····	249
第十六章	皂白不分·····	267
第十七章	有女来还情·····	285
第十八章	山行悟大道·····	302
第十九章	唱做俱佳·····	319
第二十章	有备无患·····	342
第二十一章	剑堡风云·····	353
第二十二章	追本索源·····	373
第二十三章	败兴而回·····	389
第二十四章	曙光乍现·····	407
第二十五章	一面是非·····	423
第二十六章	倾盖论交·····	441
第二十七章	讲习大会·····	462

下 册 目 录

第二十八章	真假难分.....	478
第二十九章	回乡道上.....	498
第三十章	果然是他.....	515
第三十一章	重临胡堡.....	538
第三十二章	赶鸭上架.....	559
第三十三章	守机待旦.....	579
第三十四章	此心戚戚.....	597
第三十五章	请君入瓮.....	615
第三十六章	各逞心机.....	633
第三十七章	水尽山穷.....	652
第三十八章	原形毕现.....	671
第三十九章	案中有案.....	688
第四十章	烽火姻缘.....	705

第一章 净室遗香

初秋，一个恬静的深夜，阵阵清风，挟着沁人的荷香，徐徐吹过一座孤零零的茅屋。

茅屋里孤零零的住着一位沉迷功名富贵的苦读士子。

天上的星星，正眨着嘲笑似的冷眼，窥视着人间的丑恶。

清朗的吟哦声，随着清风飘荡在旷野里。

蓦地，两条步履维艰的人影，幽灵般出现在星光之下，她们那疲惫的身体，以及近乎失望了的求生意志，忽因那吟哦书声，振奋起来。

她们的身形也陡然快了起来，只闪得两闪，就到了茅屋窗前。

甚至，也没惊动那用功苦读的士子。

两人伏身向屋内望去，只见那读书士子年纪不过十六七岁，长得眉清目秀，俊逸非凡。

两人中一人长吁了一口气，道：“祇是一个孩子，我们这条命，看来是捡回来了。”

另一个人柳眉微微一皱，道：“小妹，别高兴得太早，我看这孩子太聪明，只怕不好应付。”

“大姊，你的胆子怎样越来越小了，你放心，看我的了。”那说话的小妹，香肩一幌，错步到了门口，先“唉哟！”叫了一声，然后，叩门如雷，急呼道：“开门！开门！请行行好，开门让我们进来！”

屋内读书声倏然中断，接着门内发出颤抖的话声，问

道：“你们是什么人？”

那叫门的小妹，回头向站在她身后的大姊做了一个颇有自信的鬼脸，装得更惶急地呼道：“相公，快啊！后面追来的强盗，就快追上来了。”

“有强盗！快！快进来！”

两姊妹带冲带跌的不待柴扉完全打开，就向屋内冲去，尤其那小妹，还故意的冲向那书生身上，几乎把那书生冲倒地上。

在那书生惊叫声中，那小妹已是暗中将一件东西藏到了他身上。

姊妹们连声陪礼道谢之下，把那书生拥回了书房，

那书生起初连人都没有看清楚，及回到房内，才看清自己倚靠在两个绝美的少女怀中，他满面绯红的挣脱了她们的扶持，羞得说不出话来。

那二位美丽的少女，一位穿红，一位着绿

穿红那位，年约二十二三岁，黛眉桃腮，肌肤如雪，风华绝代。

穿绿的那位，年纪最多不过十六七岁，却如一枝出水芙蓉，年纪轻轻的，全身就散发着醉人的媚力。

少年书生，原祇是一个大孩子，但这时也被她们容光照得魂不守舍。

大姊嫣然一笑道：“愚姊妹事非得已，有扰相公用功，尚请相公原宥赐助。”

少年书生定了一定神，道：“小生手无缚鸡之力，不知如何才能替二位小姐分忧？”

那小妹轻笑道：“要打架，你当然不成，不知你这里有藏躲的地方没有？先让我们躲起来，再请你帮忙把追我们的

强盗支使开，我们姊妹就感恩不尽了。”

少年书生双眉一皱，摇头道：“小生这里一目了然，那能藏得了两位姑娘。”

大姊忽然指着他床头一对木箱子道：那箱子空不空？

少年书生道：“那箱子原是小生装书藉用的，现在倒是空的。”

大姊道：“那很好，我们就躲在那箱子里好了。”

少年书生望了望那大姊，又望了望那小妹，口中没说，心里却想道：“你们这大的人，那箱子怎能装得下？……”

一念未了，只见那穿红衣裳的大姊，平地飞了起来，投入那比她小得多的木箱之内，也不知她使的什么法术，三摇二摆的，就蜷伏箱中了，全身就好像没有生骨似的。

那读书相公几曾见过这种怪事，当时惊得目瞪口呆，做声不得。

那小妹“吓哧！”一笑道：“奇怪不？”

那书生呆呆的叫了声：“姑娘……”他能说什么哩？所以“姑娘二字之下，便没有下文。

那小妹突然笑容一敛，换了一付楚楚可怜像，乞求地说：“不瞒相公说，贱妾姐妹实在不是人类，乃是隐修有年的灵狐，因今日应遭兵刀之劫，故来投靠相公，尚请相公怜我姐妹修为不易，伸手赐助。，

那书生恍然大悟，道：“啊！原来如此，小生既承仙姊看得起，前来相投，敢不略效微劳。仙姊请！”

他不仅满口答应了，而且，还深以为喜。

皆因，根据传说自己必有大贵之命，否则，狐仙也不会前来求庇应劫了。

那书生的反应，只乐得那小妹暗中吁了一口长气，轻移

莲步，亲手盖好她大姊存身的箱盖，然后，向少年书生嫣然一笑道：“相公真是一位心慈的贵人，将来我姐妹一定会好好的谢你。”

言罢，又向那少年书生脉脉含情的笑了一笑，才跳入另一只空箱之内。

少年书生替她盖好箱盖后，心中不知有多高兴，等于看见了天榜，来年大考，一定高中无疑。

他怀着一种异样的心情，坐回书桌前，他的读书声是更清朗，更精神了！

突然，他背后传来一声令人听了感到渺小而又不可怕的话声道：“请问公子一句话。”

来人无声无息来至身后，原该叫少年书生大吃一惊的，但由于那少年书生心里已经有了准备，故只缓缓回头望去。

只见身后已多了一老一小两个人，老的年纪约莫有六十多岁了，光头秃顶，但却生得身形高大，不怒而威。

另外一个小孩子，最多不过十岁左右，和天上明星差不多的一对大眼睛，闪烁着超过他年龄所应有的坚定光芒，逼视得那少年书生全身有些发冷。

那少年书生乃是读书明理之人，养成了敬老的礼貌，起座一揖道：“老丈有何见教？”

那老翁双目忽然射出二道精光，落在少年书生脸上，道：“刚才可有二位少女前来打扰公子？”

少年书生暗忖道：“那二位狐仙果然没有骗我，但是我该怎样回答他呢？”他一向不惯说谎，一时竟想不出支吾之词。

那老翁很有耐心的望着他，那小童却忍不住地催促道：“你这位大哥怎样不说话呀，八成是要准备说谎吧？”

那少年书生心事被那小童一语道破，不由臊得脸色一红，道：“那里话！……”

那小童笑道：“那么请实话实说吧！”

少年书生点头道：“她们来是来过了，见就这里无处容身，又走了。”

那小童眨了眨大眼睛，道“真的？”

少年书生道：“我为什么要骗你们！”

那小童一笑道：“爷爷，我们走吧，我就不相信追不上二位师姊。”

那老爷也是呵呵大笑道：“对，要追不上那二个丫头，你奶奶又会说我们只会吃饭，一点事都做不好了。”

那一老一小就像是演双簧，只等那少年书生上钩。

那少年书生眉头一皱，也不知他打的什么主意，竟神色不动的道：“原来老丈是她们的亲人，那么快追吧，她们是向东北方向去的。”

那小童一裂嘴，似要笑出声来，却被那老翁一声：“英儿，我们追！”伸手拉起小童的小手，一顿足，便失了踪影。

那少年书生几曾见过这种来无影，去无踪的人物，不由发了半天怔，同时心里有些害怕起来，忙忙开了二只箱盖，叫出二位少女，道：“二位把小生骗得好苦，原来你们是祖孙开玩笑，却害得小生平白的说了一次谎话。”

二位少女这时却不理他了，只见那小的向大的道：“大姊，我……我想把他一起带走。”

那少年书生一震道：“不行，不行，小生不能跟你们走”

那大姊笑吟吟的道：“你难道不要我们姊妹报答你了？”

那少年书生连连摇头道：“这点小事，那敢望报，两位姑娘请吧！”

那小妹柳腰一摆，闪到他那身前，道：“你不是看中了我们姊妹长得好看，才帮我们的忙么？”

少年书生急得俊面绯红，道：“这……这话从何说起。”

那小妹娇声大笑道：“那有什么关系，本姑娘看上了你，和你看上了我，还不都是一样，别客气，你就随我们去吧！”

突然玉指一落，点在那书生“笑腰穴”上，那书生就倒在她怀中了。

她拉起那书生向玉背上一背，待回头招呼那大姊时，却见她那大姊身后并肩站着一老一小两个人。

而她的大姊，已是双眼发直，站在那里动也不能动了。

她垂头丧气的苦笑一声，道：“老前辈准备如何对付我们姊妹？”

那老翁沉声道：“放下你手中的书生，背着你大姊，随老夫走。”

她二话不敢说，应了声“是！”留下了那书生。

临去的时候，她还恋恋不舍的望了那书生好几眼。

那老翁却是一阵摇头，拂开了那少年书生的穴道。当那少年书生醒来时，房中又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这场恶梦使他迷惘了半天，来得兀然，去得更是飘渺，那对少女倒底是人是狐？是善是恶？在他现实生活和知识领域里，就是想破了头，也无法想到肯定的论断。

一番折腾下来，窗外月影已是西斜，时过午夜了。

那书生只好长叹了一口气，准备宽衣就寝，当他伸手触及衣襟时，不由一楞，从怀中摸出一物。

那是一本薄薄的绢册，黄得发黑的封面上，写着“六合真诠”四个苍劲古隶。

怀中怎会多出这本东西呢？他又皱起了双眉。

好奇之心使他翻开了那本“六合真詮”，书中有文有图，原来是一本炼气修真的道书。

他自言自语的点头一笑道：敢情是她们暗下送给我的。

他志在功名，无意仙佛，毫不在意的把那本“六合真詮”向书桌上一搁，自去与周公相会去了。

第二天，一向起身早读的他，竟一觉睡过了头，太阳晒到了床头，依然大梦未觉。

这时房中突然走进来一个老苍头和一位老太婆。

二人见那公子犹高卧未起，那老苍头皱了一皱眉头，倒未说什么，只有那老太婆却一摇头叹息道：“你看，这就是公子的用功，用功用到华胥国去了，唉！夫人也是，偏事事顺着他，也不知她怎样放心得下，让他一人住在这里。”

说着，便走到床侧，欲待唤起那公子。

老苍头叫住那老太婆道：“赵奶奶，说不定他昨晚用功过甚，今早起不来也是常事，我看还是先替他收拾好东西后，再叫醒他也不迟。”

赵奶奶站在那公子床前，又叹了一口气，同意了老苍头的意见，二人同动手，收拾起房中物件来。

老太婆整理好了一些书籍，正打开箱子准备放进去，忽见她皱起鼻子一连嗅了几嗅，惊叫一声道：“老王，我发现公子的秘密了。”

这时，那老王也正手中握着那本“六合真詮”在发楞，一点也没听到那老太婆的呼叫。

老太婆又叫了一声，道：“老王，你过来嗅一嗅，这是什么味道。”

那公子真睡得死，他们这大的说话声，都惊他不醒。

老王一震，放下那本“六合真詮”，茫然地应道：“什么？”

赵奶奶一招手，轻声道：“你过来。”

老王走过去，见箱子空无一物，苦笑道：“一只空箱子，有什么可看的！”

赵奶奶道：“你用鼻子嗅嗅，你就知道了。”

老王只好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眉头一皱道：“有一种香味！”

赵奶奶道：“女人身上的粉香。”接着，冷哼一声道：“我知道了，公子那里是要清静？”

老王摇手道：“不要说了，好在我们今天就接他回去了。”

床上的公子突然翻了一个身，道：“谁呀！”不等答话，他已坐了起来，一见是老王和赵奶奶，汕汕的一笑道：

“你们来得真早，有什么事？”

赵奶奶噜噜苏苏地道：还早哩！太阳只差没有落西了。

那公子似乎怕她噜苏，不敢搭主人架子，一笑下了床，道：“我昨晚睡得太迟，不觉一睡就睡过了头。”

赵奶奶一点不放松，就要追问他粉香来源，老王怕小主人下不了台，抢先一礼，道：“夫人替公子请了一位老夫子，特命老奴等来接公子回去。”

那公子一向都非常任性，这次出奇的好说话，一点头道：“你们东西都收好了，我还有什么话说。”

赵奶奶笑道：“你有短处落在我们手中，祇怕你不回去也不成。”

那公子一怔道：“我有什么不对了？”

赵奶奶一叹道：“公子，不是我老婆子说你，你一个人住在这里，真叫人不放心，你在这里有了艳遇吧！”

那公子张目道：“什么？你说什么？”

赵奶奶笑笑道：别装模作样了，你闻闻那箱子里有什么香味！”

那公子苦笑道：“奶奶说的原来是这个。”

赵奶奶双眉一皱，道：“难道我老婆子说错了？”

那公子真怕赵奶奶回家去在母亲面前胡说八道，忙摆手道：“奶奶，你没说错，可是我也没有做错，你让我慢慢告诉你。”

于是，那公子把昨晚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

赵奶奶满脑子神怪传说，听后只高兴得呵呵大笑道：“不错，那一定是狐仙，如此说来，公子必是大贵之命，我老婆子也就不枉服侍你们母子几十年了。”

敢情，这老太婆连那公子的母亲也是她带大的，怪不得那公子对她只有忍让。

自然，这也是由于那公子生性淳厚，有着过人的美德。

老王一笑道：“什么狐仙，还不是两只野狐狸！”

赵奶奶一竖眉头道：“你懂得什么？你小心狐仙怪罪下来，有得你的罪受。”

老王笑了笑，又指着桌上那本“六全真诠”道：“公子认为这本书，就是她们暗中送给你的？”

那公子道：“我想除了她们，再不会有别人。”

老王脸上突然现出一层忧色，瞧着那“六全真诠”一叹。那公子以为老王看上了那本“六合真诠”，随口道：

“你要是喜欢这本书，你就留下它好了。”

老王拿起那本“六合真诠”，犹豫了一阵，道：“公子看过这本书没有？”

那公子道：“随便翻了一下。”

老王道：“公子记不记得全书内容？”

那公子眉头一皱，似嫌老王噜苏，点点头道：“这书字数不多，我那有记不住之理。”

老王道了声：“这就好！”

忽然点起一把火，把那“六合真詮”付之一炬。

赵奶奶气得破口骂道：“老王，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真要替公子得罪狐仙不成！”

老王笑道：“公子是贵人，她们敢把公子怎样！”

那公子没说话，可是对老王的行为，大惑不解。

他们离开了那茅屋，老王有心地把那“六合真詮”焚毁的灰烬完整的保留在桌上。

那成了灰烬的封面，犹隐隐现出“六合真詮”四个苍劲古隶，叫人一见，就知道这武林至宝遭了火劫。

诟料，人算不如天算，就在他们离去不久之后，一只高兴的老鼠爬到桌上，把那堆灰烬弄得一塌糊涂，枉费了老王一片心机。

江西莲花县，只是湘赣边境上的一座小山城，城不大，但城中却住着一户天下知名的人家。

祇要提起骆俊卿，不但莲花县感到光荣，就是全江西省也无不引以为豪。

他，就是二十年前以绝世奇才，艺魁天下的骆状元。

骆状元才高八斗，天下共仰，谁也料不到他正在春风得意时，辞官不作，归隐老家，最使人出乎想像的是他在莲花老家的住屋，只是一座二进二厅的普通房子。

尤其十年前骆状元一病不起后，留下寡妇孤儿，骆家的门庭更是显得凄凉冷落了。

骆夫人中年丧夫，把一切希望都寄在唯一爱子骆九峰身

上，于是她日夜不懈的亲自教读，负起了做父亲做老师的重任。

骆公子九峰生性像乃父一样聪明，读书又肯用功，年刚十六岁，已是文名卓著，功名可期。

他为了准备明年大考，特别远离嚣尘，在武功山下筑了几间茅屋，专心用功，那料偏又遇上了那件扰人心境的怪事。

回到家中，才知为他聘请的老夫子乃是一位父执长辈介绍来的。

老夫子姓杨名天仪，看上去不过三十多岁四十不到，年轻得叫骆九峰非常不服气，当着慈母的面，他忍而未发，行过拜师大礼之后，他向那年轻的老夫子展开了攻势。

师徒二人在书房之内，一待就是三天三夜。

骆九峰对那老夫子的态度，先由轻视而转为惊讶，最后，便满腔都是敬佩了。

别看那老夫子还称不上老，他那一肚子学问，真称得上“满腹经纶”，诸子百家，三教九流，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以他的年龄看来，就是每天看一百本书，也不可能有那大的学问。

区区骆九峰虽有神童之号，毕竟年纪太轻，致力的又仅是科举功名之学，虽有专精，却偏而不全，一和老夫子较量起来，便有小巫之见大巫，闻所未闻之感。

“与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何况三天三夜之多。

因之，这一相谈下来，骆九峰眼界大开，而他的人生观也有了极大的转变。

他怀着说不出的愉快心情回到慈母身前，把他的观感向慈母作了一番详禀，骆夫人听了，也是高兴得很。

极度疲惫与兴奋之后，当晚他睡得真甜，而且还做了一

个奇妙的梦。

那知一觉黄梁，再醒来时，眼前已是景物全非，竟是置身在一座雾气扑鼻的山洞之中。

骆九峰翻身坐了起来，再仔细四周打量了一遍，可不是，一点不错，这是一座山洞，而且，还只有他孤伶伶的一个人。

骆九峰但觉一股无名的恐惧袭上心头，不自觉的大叫道：“这是怎样一回事？我在那里？”

叫声隆隆滚滚的传了出去，渐渐的又归于沉寂。

他疯狂似的向洞外冲去，冲到洞口，只见眼前云烟缥缈，一片茫茫，原来此洞是在半山之上。

骆九峰一阵激动过后，渐渐冷静了下来，开始找寻脱险出路。

好容易攀越过一道峭壁，被他发现了一条被蔓草所掩的崎岖小径。

他顺着崎岖小径，一步一心跳的转过山峰，目光所及，发现右前方，密林之中隐隐透出一角红楼。

他心中一喜，脚下加快，奔向那红楼。

当他快要接近红楼之际，只听红楼周围杀声震耳，他心中一怕，不敢再向那红楼接近，找了一处藏身之地，偷偷向红楼望去。

遥见红楼前面无数美丽少女，围着一条人影恶斗不止。刀光剑影中，相斗之人，身形都快，使他很难看清那些人的面目。

突然，场中相斗的人影停了下来，那被围攻的人身形一转，骆九峰一下看清那人面孔，不由大喜叫道，“老王，我……”

陡然，身后一道凉气袭来，他只觉得一只手伸来掩住了